大學圖書館
9 卷 1 期（民國 94 年 3 月） 頁 123-142

楊氏海源閣及其藏書略述

Introduction to Hai Yuan Ge and Its Collections

姜民 **Min Chiang**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閱覽組館員
Librarian, Readers Service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E-mail: mchiang@ntu.edu.tw

【摘 要】

楊氏海源閣爲清末四大藏書樓之一，其最鼎盛之際曾使海內珍善本集聚海源閣，與瞿氏鐵琴銅劍樓並稱「南瞿北楊」。在其豐富的藏書中，最另人稱道的爲宋版四經四史，更另闢專室以藏之，名爲「四經四史之齋」。本文除略述楊氏海源閣藏書之來龍去脈，並介紹其鎮閣之寶四經四史。

【Abstract】

Hai Yuan Ge is one of the four important private bibliotheca in late Chi'ng Dynasty. In its heyday, it collects the most important woodblock printing books in China. Among its abundant collections, the most highly valued books are Si Jing Si Shi: four classic books of Confucian canon and four books of Chinese history printed in Sung Dynasty.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troduce Hai Yuan Ge, and its exquisite collection: Si Jing Si Shi.

關 鍵 字：楊以增；楊紹和；海源閣；四經四史
Keywords：Yang Yi-tzeng; Yang Shao-he; Hai Yuan Ge; Si Jing Si Shi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前言

海源閣爲清代晚期重要私人藏書樓之一，位於山東聊城，主人爲楊以增，最鼎盛之時候，曾使得重要的孤本珍籍庋藏於海源閣，足與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歸安陸氏皕宋樓、杭州丁氏八千卷樓相匹配，並稱清末四大藏書樓。在這四大藏書家中，瞿氏、陸氏、丁氏三家皆在江南，唯有楊氏在北方，使得海源閣成爲中國北方藏書重鎮；後皕宋樓藏書流至東瀛，八千卷樓藏書售予江南圖書館，四大藏書樓僅存海源閣及鐵琴銅劍樓，當時人稱「南瞿北楊」。

在海源閣藏書中，最另人稱豔者莫過於宋版之四經四史，楊以增還另闢四經四史之齋以藏之。然而隨著數次的匪劫以及楊氏後人之維護不濟，海源閣建築不但滿目瘡痍，藏書更遭焚燬或流落各處；雖然後經有心人士努力搶救，原本蒐藏之圖書尚可散見於部分圖書館，而山東聊城市政府也於舊址重修海源閣，但其規模終不復舊觀，亦不知尚有多少珍善本流落在外。

海源閣之重要性在於當時蒐藏珍善本圖書，不僅保存中國重要文化遺產，更打破明清以來私人藏書以江南爲中心的界限，因此本文除略述海源閣之藏書來龍去脈，並特別介紹其藏書精品四經四史。

貳、楊氏傳略

海源閣主人爲楊以增，字益之，一字至堂，別號東樵，山東聊城人，生於清乾隆五十二年，卒於咸豐五年十二月十八日（1787-1855）。

楊以增出生於書香門第，曾祖父帝錫，候選郎中；祖父如蘭，字德馨，個性剛介，有志略，候選州吏目；父親兆煜，字炳南，一字熙崖，嘉慶三年舉於鄉，以大挑得即墨縣教諭，未久，以母病念鄉里，即辭官奉母歸里，卒鄉謚孝直先生。

楊以增於嘉慶二十四年舉於鄉，道光二年成進士，以知縣任用，分發至貴州，權長寨同知，後又補貴州荔波縣。楊氏爲官先教化，後刑政，有兩漢循吏之風，每遇訊獄，必體察案訟實情；荔波縣內多苗民且稱難治，然楊氏經常於書院與諸生說經習文，日久民皆俯首，同官驚服以爲神。

後因明保循吏第一，調爲貴筑知縣，又升松桃直隸廳同知、興義府知府，繼而調貴陽府知府，清理歷年積案數百件之多。道光十四年勝廣西左江道，旋調湖北安襄勘道，因治盜有功，頗著聲譽，當時提軍羅思舉因戰功高，遇到貴戚重臣都不敬禮，惟獨敬重楊氏。

道光十八年楊氏以父憂，歸里守喪，服闕之後，授官河南開歸陳許道；道光二十三年，升兩淮鹽運使，結果尚未赴職，又擢甘肅按察使，平定當地白蓮教匪。道光二十六年升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西布政使，當時巡撫林則徐因深契楊氏，便舉楊氏自代，並於次年眞除。經歷一年之後，再升江南河道總督，當時有人以爲黃河爲憂，勸楊氏引歸，然而楊氏卻表示受到朝廷的提拔，如於此時求去實不忍心。清政府因於海疆用兵，府藏支絀，尙未抵至淮安河南之前，朝廷已經先刪減河工經費，不過楊氏赴任後，盡力搘柱，滌除封糜，嗇縮將事；然而咸豐元年黃河還是在豐工決口，豐、沛、銅山等各縣汪洋一片，因朝廷知道楊氏之爲人，因此僅以薄譴。

此時又太平軍亂起、進犯江寧，江南江北民心大亂，原歸河工之關津租調費等收益，全部移於糧臺，因此治理黃河之事，倚閣不行；而防堵河決之鄉勇日日索哺，所幸楊氏先機運微，使得軍糧不致匱乏。而江南江北雖烽火相望不絕，惟獨麗浦郡縣的百姓仍安居樂業，商人仍可買賣，皆賴楊氏費盡心力。卻也因此積勞成疾，於咸豐五年卒於任內，謚端勤。

楊以增有二子：長子紹穀，雲南大理通判。次子紹和，字彥合，號勰卿，咸豐二年中舉人，歷官戶部郎中，同治四年成進士，歷翰林院編修、侍讀，光緒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卒於官，撰有楹書隅錄、楹書隅錄續編、海源閣藏書目。

楊紹和有一子名保彝，字奭齡，號鳳阿，同治九年舉賢書，以父母喪、嗣父母喪、祖母之喪居家十年。後改官內閣中書，轉員外郎，又調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因庚子拳亂後，以不宜於時，退隱於肥城陶南山莊，築眉園以居之，不再談論時事。曾修山東通誌，兼充優級師範教長，宣統二年卒，撰有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海源閣書目等。

楊保彝無子，擇族人之子爲嗣名爲敬夫，光緒二十六年生，原名承訓。民國十六年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秘書廳行走，旋入賑災委員會，後又任職京奉鐵路局文書科、京漢鐵路總務處、北洋政府交通部，民國二十四年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參議，民國五十九年卒。

參、海源閣的建立

海源閣位於山東聊城古城萬壽觀街路北，楊以增於道光二十年建立於故里，爲三間硬山脊南向二層樓建築，樓上樓下各爲三楹，樓下爲楊氏宗祠，供楊氏祖先牌位，樓上庋藏宋元善本圖書。

海源閣每楹面積狹小，除樓梯外，僅有二楹藏書。東南兩壁，列架凡三，北壁列書櫥一、書架二，樓梯右偏、列書架二，百宋一廛、樂善堂之故物，皆存放於此。藏書樓門楣上爲楊以增親題之匾額“海源閣”，旁題跋語曰：「先大夫欲立家廟未果，今於寢東先建此閣，以承祀事。取學記先河後海語，顏曰海源，蓋寓追遠之思，並仿鄞范氏以天一名閣云。時道光二十年歲次庚子亥月中浣，以增敬書幷識」，樓下前廊柱上有木刻楹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聯一副，曰：「食薦四時新俎豆，書藏萬卷小琅嬛」，藏書樓前面爲一長條狀之小院，東側有兩座長廊式高台讀書亭。楹書隅錄自序：「先端勤公平生無他嗜，一專於書。所收數十萬卷，庋海源閣藏之，屬伯言梅先生爲之記」，梅伯言海源閣記：「同年友楊至堂無他好，一專於書，然博而不溺也。名藏書閣曰海源，是涉海而能得所歸者歟」！（註 1）海源閣除了庋藏書籍外，尙有蒐藏金石書畫等文物。

楊氏故居之藏書處，除了著名的海源閣之外，令人稱道的尙有宋存書室、四經四史之齋。然而根據後人之實地勘查，似乎與所傳不符。楹書隅錄自序：「別闢書室曰宋存，藏天水朝舊籍，而以元本、校本、抄本附焉」（註 2），又陸敬安冷廬雜識：「聊城楊至堂河督以增得宋板詩經、尙書、春秋、儀禮、史記、兩漢書、三國志，顏其室曰四經四史之齋，是皆可爲藝林佳話」（註 3），據後人實地考查之結果，楊氏之後人皆不知宋存書室及四經四史之齋位於何處，宋元舊槧均藏於海源閣，與「別闢書室，藏天水朝舊籍」不符。不過，楹書隅錄有載：「辛酉，皖寇擾及齊魯之交，烽火亘千里，所過之區，悉成焦土。二月初，犯肥城西境，據予華跗莊陶南山館者一晝夜，自分珍藏圖籍，必已盡付劫灰」（註 4），楊氏之藏書多藏於陶南山館，卻因捻匪之亂燼付一炬，因此是否有宋存書室，或四經四史之齋，就不得而知。僅就楊氏藏書題記，及所鈐印章，又不像是虛構，或許當時確有其室，只是現今也許已經廢置或藏於別處罷。

肆、藏書源流

江南地區私人藏書自明代起就已經很盛行，到了清代，仍是重要的藏書地域，北方的私家藏書雖有王士禎池北書庫、翁方綱寶蘇齋、山東益都李文藻等，無論在規模、聲望等均無法相提並論，因此海源閣興起，更是有其重大之意義，袁同禮云：「清代私家藏書，除二三家外，恒再傳而散佚，然輾轉流播，終不出江南境外者幾二百年。殆楊至堂得藝芸書舍之經史佳本，情勢始稍變」（註 5），王獻唐亦云：「清代私家藏書，初以江浙爲中心，展轉流播，終不出江浙境外。迨聊城楊致堂，始得百宋一廛之精本，輦載而東，情勢迺稍稍變矣」。（註 6）

海源閣藏書肇始於楊以增，楊紹和繼之，其源流來自幾方面：

一、汪士鐘藏書

清代爲中國私家藏書鼎盛時期，藏書家的分佈以江浙兩省爲代表，如明清之際山陽祁氏澹生堂、趙氏脈望堂、黃氏千頃堂、江陰李氏得月樓等，其中范氏天一閣、錢氏絳雲樓、毛氏汲古閣之藏書更是爲人稱道。清初則有黃宗羲續鈔堂、朱彝尊曝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亭、鄭氏二老閣、吳焯瓶花齋、徐氏傳是樓等，使得江南儼然成私家藏書重地。後錢謙益絳雲樓藏書於其晚年燬於一炬，遂將所餘者贈於族孫錢曾。錢曾於乾嘉之際將宋刻重複者，出售給季振宜，同時毛晉汲古閣之書也散出，季振宜與徐氏傳是樓得到最多。

黃丕烈（蕘圃）爲清代大藏書家，清朝野史大觀：「前清二百七十年間，南北收藏家，其於古書面目版本源流深知篤嗜者，頗不乏人，要必以蕘圃爲巨擘焉」。（註 7）生平沒有其他嗜好，獨鍾情於藏書，一生以藏書爲職志，尤愛宋版書，自號佞宋主人，將其所藏宋刻百餘種置於一專室，名爲「百宋一廛」，其他的藏書室名稱還有士禮居、陶陶室等。當各藏書家之書散出，黃丕烈廣收毛晉汲古閣、錢曾述古堂、徐乾學傳是樓以及季振宜等各家藏書，使得百宋一廛成爲當時藏書巨擘，「昔人謂乾嘉以來，藏書家，當以丕烈爲大宗，而乾嘉間之藏書史，可謂百宋一廛之時代允矣」。（註8）

黃丕烈晚年藏書歸汪士鐘藝芸書舍（註 9），汪氏又得周錫瓚水月亭、顧之逵小讀書堆、袁廷檮五硯樓之藏書，因此乾嘉時期吳中四大藏書家之藏書盡歸藝芸書舍，潘祖蔭在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序：「吾郡藏書家....嘉慶時，以黃蕘圃百宋一廛、周（錫瓚）香嚴書屋、袁壽階五硯樓、顧抱沖小讀書堆爲最，所謂四藏書家也，後盡歸汪閬源觀察（士鐘）」。（註10）

汪氏所蒐藏之書籍於道光辛亥壬子間散出，時楊以增任江南河道總督，因個人之喜好，且近水樓臺，盡得汪氏藏書，江標海源閣書目後跋：「黃蕘圃先生所藏書，晚年盡以歸之汪閬源觀詧。未幾平陽書局鑰亦疏。在道光辛亥、壬子間，往往爲聊城楊端勤公所得，至庚申而盡出矣....大約吾吳舊籍，十居八九，蕘翁之所藏，則又八九中居其七焉」（註11），因此江南藏書家之藏書由黃丕烈轉到汪士鐘而歸於海源閣。

二、樂善堂舊藏（註 12）

樂善堂位於北京怡親王府邸，主人爲弘曉，清皇族，父親爲允祥，康熙第十三子，封爲怡親王。弘曉於雍正八年世襲怡親王，因嗜典籍，建藏書樓樂善堂，陸心源宋槧婺州九經跋：「大樓九楹，積書皆滿，絳雲樓未火以前，其宋元精本大半爲毛子晉、錢遵王所得。毛錢兩家散出，半歸徐健菴、季滄葦，徐季之書，由何義門介紹歸于怡府。乾隆中，四庫館開，天下藏書家皆進呈，惟怡府之書未進，其中爲世所罕見者甚多」。（註13）怡府之書藏於百餘年後，因端華反對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以狂悖誅」，藏書始散落民間，「府中書畫玩物，皆上品也。宋板書籍多至數百種，皆賣於福隆寺三槐、同立諸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肆」。（註14）

楊紹和年輕時候隨著父親楊以增任職，深受楊以增之影響而嗜書，自己也有以下之描述：「余性愛蓄書，於述古、佞宋之癖，尤竊慕之。往歲隨侍先大夫宦遊南北，所收宋元槧本頗多」（註15），由於樂善堂藏書散出時，楊紹和正於北京任官，因此獲得許多樂善堂宋元善本書，近人「多以楊書精本，率出百宋一廛，余以目驗所及，知其得於樂善堂者，正不亞於藝芸書舍」。（註16）

三、其他來源

太平軍之亂，使得江南各藏書家迫於時局，紛紛求售其藏書，楊以增乃趁此時機收購，如：鮑廷博知不足齋、秦恩復石硯齋、惠氏紅豆山房、彭氏知聖道齋等所藏，其他如陳鱣、孫淵如、朱竹君、鄒曉屏、李夢弼等藏書亦有收獲，而楊以增之友，梅曾亮、劉燕庭、葉東卿、胡珽也有寄贈；其幕客韓泠卿、于昌進、包世臣、許瀚、高均儒等人，爲其審訂、校刻，此時的海源閣因兼收南北各家之藏書，已成北方藏書重地。楊紹和則是關心各處之藏書，每到一地必至書肆或而得珍本，從楹書隅錄間有記之，此外又獲得成親王永瑆詒晉齋之物、天津查爲仁水西莊故物。（註17）

總之，在楊以增、楊紹和父子經營下，當時天下之珍善孤本齊聚海源閣，與江南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並時，被譽爲「南瞿北楊」、稱雄海內；但是楊以增、楊紹和二人都是進士出身，「文化水平高，他們都懂書，有眼光，與瞿家不同，眼光也不一樣，所以他們的藏書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比較高」。（註18）而「楊氏藏書，半得於北，半得於南，吸取兩地精帙，萃於山左一隅，其關於藏書史上地域之變遷，最爲重要；以前此『江浙藏書中心』之格局，已岌岌爲之衝破矣」（註19），傅增湘亦云：「楊氏既以三世藏書嗣其家，舉明季清初諸名家所有古刻名鈔，又益以乾嘉以來，黃顧諸人之精校秘寫，萃於一門，蔚然爲北方圖書之府，海內仰之殆如景星慶雲」（註20），對南方的私人藏書家而言，更是由羨生妬的如有江標「昔之連車而北者，安知不捆載而南乎」（註21）之詞語！

伍、四經四史

楊氏之藏書既精且博，根據楹書隅錄所記載，正編、續編共收錄二百六十八種，不過這僅爲全部所收藏之部分，楊紹和晚年原本撰三編以記之，然卻未成。光緒十四年，江標刻聊城海源閣藏書目，其載藏書三六〇種，比楹書隅錄所載更多，然仍非全貌。民國十八年時任山東圖書館館長之王獻唐奉派至聊城調查海源閣藏書，獲悉楊保彝晚年曾手訂全目，藏書共四百六十四部，經過王獻唐整理並有系統的編爲「海源閣宋元秘本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目」，共四百六十九種。（註22）在這些藏書中不乏著名之校本、抄本，如黃丕烈陶陶室的「北宋本陶淵明集」及「宋本陶靖節先生詩」、咸淳廖瑩中世彩堂刻本「昌黎先生集」、咸淳臨安府刻本「宋本咸淳臨安志」、淳熙二年鎮江府學刻公文紙印本「新定三禮圖」等，不過，最爲稱豔者莫過於「四經四史」。

「四經四史同一齋，望洋向若歎無涯，稽天始有逢原樂，此事難教語井蛙」。（註23）所謂四經四史，乃楊以增所藏宋刻版之四部經書及四部史書。由於楊氏重視經史圖籍，喜好龍門班范之書，經學則服膺鄭北海，因此費心蒐羅之餘，更另闢四經四史齋以藏之，並在書中鈐印「四經四史之齋」印記，就可知四經四史在其心目中的重要性，董綬金表示，海源閣藏書爲海內之甲觀，而四經四史又爲海源閣中之甲觀矣。

至於四經四史之內容，陸敬安以爲詩經、尚書、春秋、儀禮、史記、兩漢書、三國志等。四史部分較無爭議，但就四經而言，楊紹和認爲「毛詩、三禮，蓋其皆鄭氏箋注也。尚書、春秋，雖有宋槧，固別儲之。先公與陸君平生未識面，當由傳聞偶誤耳」（註24），又云：「錢遵王、陳簡莊所藏鄭箋毛詩兩宋本，復先後來歸，於是北海之學存於今者，咸獲善本，洵經廚之大觀也」。（註25）

一、宋本毛詩三卷一册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蓋南宋麻沙坊本也」（註26），雖刊於南宋初，卻爲毛鄭詩之最古本，朱彝尊引陸元甫曰：此書不知何人編輯，鋟刻甚精，首之以毛詩舉要圖二十五，次之以毛詩篇目。其卷一至終，則全錄大小序及毛傳、鄭箋、陸氏釋文，而采左傳、三禮有及於詩者爲互注，又標詩句之同者爲重言，詩意之同者爲重意，蓋唐宋人帖括之書也。該書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四字。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題「毛詩詁訓傳二十卷，漢毛萇、鄭玄撰，唐陸德明釋文，宋刻本，查愼行、顧廣圻跋，吳榮光題款，一册，存三卷，十八至二十」。（註27）

楊以增於道光二十九年購此書於汪容甫家，然咸豐十一年捻匪擾及齊魯之交，所過之處盡成焦土；後犯肥城西境，佔據華跗莊陶南山莊一晝夜，及其離去，經收拾燼餘，該書僅存十八卷至末三卷！書中有谿莊、得樹樓藏書、汪喜孫印、孟慈、喜孫審定、江都汪氏問禮堂收藏印、祕書少監、顧廣圻印、千里、澗蘋、臣榮光、石雲山人、阮氏小雲過目各印。

二、宋本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註點校毛詩十一卷五册一函

據朱彝尊經義考載有宋刻纂圖互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註毛詩，當即此本；不過經義考載之前有毛詩舉要二十五圖，然而此本並沒有，而僅存毛詩圖譜，且不知何人所刻。從其避諱，愼字缺筆，敦字則否，大概爲南宋孝宗刻本；又書中用朱筆點句，而於諱字則以朱筆規識，概宋人書塾課讀之本。刻畫工整，紙墨精良，且原於監本，更是可貴。該書匡高一九・九公分，廣一二・六公分，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注文雙行，行二十四字，細黑口，四周雙邊，耳記篇名，卷五至卷七爲士禮居影宋抄補。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題「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註點校毛詩二十卷圖譜一卷，漢毛萇傳，鄭玄箋，唐陸德明釋文，宋刻本，五册，周捐，存十二卷，一至十一，圖譜」。（註28）

該書原爲吳郡陶五柳所藏，後出售予陳鱣，楊以增購宋本毛詩之後，復得此書，字畫流美，紙墨亦佳，信爲鋟本之精者，不過辛酉年之捻亂使得該書自十二卷以下皆焚失。書中有玉堂學士、湖山清趣、鱣讀、仲魚圖象、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各印。

三、宋本周禮十二卷六册一函

該書卷三後有「婺州市門巷唐宅刊」，卷四、卷十二後有「婺州唐奉議宅」，是以此本疑爲九經三傳沿革所謂的婺州舊本。該書與儀禮嚴州本、禮記撫州本同爲鄭注專本，首尾完具，鏤鍥精工，字學獨極精審，宋諱之缺避，較他本頗詳。該書匡高十九・六公分，廣十三・一公分，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五字，注文雙行，行三十五字，白口，左右雙邊，宋諱缺筆至桓、完字。勞健跋文提到此本舊傳北宋刻，然書中愼字固缺筆，各頁字體刀法間微有剛柔方圓之異，或北宋刻南宋補。由於該書刻工有王珍、沈亨、徐竑、徐林、李才、卓宥、高三等人，其中沈亨、徐竑曾於宋孝宗刻廣韻，廣韻缺筆至構、瑧字，且唐奉議（仲友）家中有刻書傳統（註29），因此推知此書應是南宋初期刻本。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題「周禮注十二卷，漢鄭玄撰，宋婺州市門巷唐宅刻本，勞健抄補並跋，六册，周捐」。（註30）

該書爲楊以增督袁江時，購於汪容甫之子孟慈太守家，書中有高□、英和私印、恩福堂藏書印、周良金印、毘陵周氏、九松迂叟藏書記、江都汪氏問禮堂收藏印、汪大喜孫、孟慈、汪喜孫印、喜孫祕笈、祕書少監、汪延熙印、汪介徽印、周玉齊金漢石之館、阮氏小雲過目、何紹基印、何紹業觀各印。

四、宋本儀禮鄭注十七卷十二册二函

此本爲嚴州本，楊以增得於同年友江持贈、刑太僕故物。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首尾完具，紙墨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新，只是卷首前數葉遭兵燹焚失。不過，據研究該書早已遺失，爲能補足四經四史，遂以明本頂替之：「四經四史1947年楊氏售書時已不全，四經中儀禮宋刻已不存，以另一本代，題宋刻明印本，實爲明刻」（註31），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亦題「儀禮注十七卷，漢鄭玄撰，明刻本，十二册，周捐」。（註32）

楊以增非常崇拜經學大師鄭玄，因此盡其可能的搜藏宋刻鄭玄所注之經書。（註33）楊紹和於楹書隅錄中對於其他三種宋刻經書都有非常詳盡之說明，唯獨此書僅記行款，其餘記載非常簡單，或許也說明其中之問題，爲能補足四經，遂以明刻本替代之。亦有人認爲楊以增誤以此爲宋刻本，實爲明刻本（註34）；但也可能眞有宋刻儀禮注，卻於咸豐十一年之捻亂中遭焚燬，因該捻亂造成海源閣經部書籍損燬尤爲嚴重。書中有半窗修竹、南沙草堂、華山馬仲安家藏善本、金星軺藏書記各印。

五、宋本禮記二十卷六册一函

此本爲撫州公使庫刻本，宋孝宗淳熙四年官書。黃震咸淳九年修撫州六經跋：「舊板，惟六經三傳。今用監本添論語、孟子、孝經，以足九經之數」（註35），又修撫州儀禮跋：「咸淳七年來，撫板已漫滅不全聞。淳佑九年，本州初建臨汝書院時，嘗模印入書閣」（註36），則撫州儀禮當有兩刻本，卻與諸經俱不見，惟僅存此本。咸淳九年爲西元一二七三年，淳熙四年爲西元一一七七年，因此，該書猶在黃氏修補前約百年，爲現存禮記最古之版本，疑爲九經三傳沿革所謂的撫州舊本。該書匡高二〇・二公分，廣一四・七公分，每半葉十行，行十六字，注文雙行，行二十四、二十五字不等，白口，四周雙邊，宋諱缺筆至愼字，卷末有「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刻書人銜名」七行。今傳世撫州諸經，禮記外僅存周易、公羊與春秋左氏傳集解殘帙，其他經書均佚，若以周易與之相比，則後者更遜一籌，是以在撫州公使庫刻本群經中，該書實爲甲選。清嘉慶十一年張敦仁重刊並請顧廣圻寫跋之禮記，即據此帙影刻。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題「禮記注二十卷，漢鄭玄撰，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刻本，顧廣圻跋，六册」。（註37）

楊以增督袁江時收得嚴州本及此撫州本，原爲顧廣圻所收藏。書中有宋本、顧汝修、徐健菴、乾學各印。

六、宋本史記一百三十卷三十册六函

此本爲四經四史之宋槧史記第一部，宋孝宗乾道七年建陽書肆蔡夢弼刻本。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稱「字畫精朗，古香可愛，蓋宋板本中之絕佳者....錢求赤藏本，後歸季滄葦者」（註38），錢大昕云：「黃蕘圃所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山蔡夢弼刊本，亦在淳熙閒」（註39），不過楊紹和表示，該書並沒有黃堯圃的印記，而百宋一廛賦獲見各書跋文，均未及此，應該是錢大昕誤記。（註 40）該書匡高一九・三公分，廣一三公分，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注文雙行，行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邊，卷中宋諱缺筆至愼字。三皇本紀後有「建谿蔡夢弼傅卿親校刻梓於東塾時歲乾道七月春王正上日書」（註41）兩行，補史記序、六國表、秦楚之際月表、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樂書、曆書後有「建安蔡夢弼傅卿謹案京蜀諸本校理置梓於東塾」二行，目錄後有「三峰樵隱蔡夢弼傅卿校正」一行，五帝本紀、周本紀後有「建谿三峰蔡夢弼傅卿親校謹刻梓於望道亭」二行，殷本紀後有「建谿三峰樵隱蔡夢弼傅卿親校刻梓於東塾」二行，禮書後有「建溪蔡夢弼校正刊於東塾」一行。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題「史記集解索隱一百三十卷，劉宋裴駰、唐司馬貞撰，宋乾道七年蔡夢弼東塾刻本（卷四十三配清光緒元年楊保彝影宋抄本），三十册」。（註42）

楊以增於咸豐元年以三百八十金購於吳門，原書已損敝，隔年又得一殘帙，因此命楊紹和互校，以清晰者入之。咸豐三年歸陶南山莊，不料咸豐十一年之捻亂，全書毀裂；後重新裝潢，但旋途渡桑乾河之際不幸舟覆落水，雖搶救之，然已浸痕過半，後經更加修飾，始略還舊觀，因此戒其世世愼守之。書中有趙宋本、彭城錢興祖印、季振宜印、季振宜藏書、汪士鐘、閻源眞賞、楊以增晚號冬樵子、楊紹和、曾觀天祿琳瑯秘籍、協卿、道光秀才咸豐舉人同治進士、楊氏海源閣藏、宋存書室、四經四史之齋、六陶居各印。

七、宋本史記一百三十卷二十四册四函

此本爲四經四史之宋槧史記第二部，宋孝宗淳熙三年廣漢張杅守桐川時，用蜀小字本重雕，越二年趙山甫復取褚少孫所續別爲一帙；淳熙八年澄江耿秉以閱者不方便，始次其卷第，錢大昕云：「予所見史記宋槧本，吳門顧抱沖所藏，澄江耿秉刊於廣德郡齋者，紙墨最精善，此淳熙辛丑官本也」。（註43）該書卷中遇「軒轅」二字輒缺筆，錢大昕據通鑑長編考證，蓋遵大中祥符七年六月，禁內外文字不得斥用黃帝名號故事、其經典舊文不可避者闕之之詔。（註44）該書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三字，前有淳熙辛丑耿秉序，後有廣漢張杅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題「史記集解索隱一百三十卷，劉宋裴駰、唐司馬貞撰，宋乾道七年蔡夢弼東塾刻本（卷七至九、一百二十四至一百三十卷配宋淳熙三年張杅桐川郡齋刻八年耿秉重修本，餘九十四卷配其他兩宋刻本），二十四册，周捐」。（註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楊紹和表示其父楊以增生平深於史學，尤愛讀龍門之書，因此訪購宋元明以來史記善本頗多，該書即爲楊以增於道光二十九年，以三百金購得於吳門。書中有毛晉祕篋審定眞蹟、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戊戌、子晉、臣褒、華伯、毛褒華伯、白川書館朱墨通記、孫育私印、曲阿孫育、南徐孫育思和印章、孫育之印、孫思和圖籍篆、孫育、京山孫育思和、孫育思和父印、揚州季氏振宜之印、季振宜讀書、季振宜字詵兮號滄葦、御史振宜之印、康氏藏書、前岳吳氏家藏、乾學、徐健菴、七峰道人、開皇山下人家、碧山草堂、北固山第一峰、華陽顧仁效印、筠生、趙宋本各印。

八、宋本史記一百三十卷二十册四函

此本爲四經四史之宋槧史記第三部，南宋初期建陽地區刻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著錄，題「史記集解」，該書匡高一八・六公分，廣一二・三公分，「十三行，行二十七字。注文雙行。白口，左右雙邊。卷中北宋後期諱及南宋諱均不避。字近瘦金體。紙墨版式，純係南宋初葉建本風格。楊氏四經四史之齋舊藏宋版史記第三部」。（註46）

楊以增平日用心於史學，尤愛讀史記，更希望能夠廣徵各刻本，校勘異同、重爲刊正，而其藏於四經四史齋之宋槧史記有三部：「先公平生深於史學，尤愛讀龍門之書....藏於四經四史齋之宋槧凡三」（註47），不過楹書隅錄著錄第一、二部、未有第三部，續錄也未收錄，亦不知爲何未著錄。此書僅見於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散出後先歸李木齋，轉歸北京大學圖書館。與前二部史記不同者，此本僅有集解，而無索隱。書中有汲古閣、平陽汪氏藏書印，四經四史之齋、宋本、毛扆、民部尚書印、文琛、李盛鐸、木犀軒各印。

九、宋本漢書一百二十卷六十册六函

該書目錄前木記「建安蔡純父刻梓於家塾」，黃丕烈百宋一廛賦後漢書注：「又，殘本二，皆缺損已甚，嘉定戊辰蔡琪純父所刻」（註48），因此此本應亦爲宋寧宗嘉定元年所刻。宋寧宗慶元元年建安劉之同根據北宋本漢書舊式刊寫，取當時行世的十四種本子，逐一加以校讎，並將蕭該的音義、三劉的刊誤、宋祁的校語，附在注末，使得漢書以新貌問世；蔡琪晚劉本十三年，大概從劉本覆出，因此該書雖非北宋原刻本，卻保有北宋官本舊式；楮墨工雅，桑皮紙，勻潔如玉，四旁寬廣，字大者如錢，絕有歐、柳筆法，細書絲髮膚緻，墨色清純，奚潘流瀋。該書匡高二一・一公分，廣一三・一公分，每半葉八行，行十六字，注文雙行，行二十一字，細黑口，四周雙邊，宋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缺筆至愼字。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題「漢書集註一百卷，唐顏師古撰，宋蔡琪家塾刻本（卷二十九、四十五至四十七、五十六至五十七上、八十六、八十八、八十九配另一宋刻本），六十册」。（註49）

道光年間楊以增觀察夷門，錢心壺先生主講於大梁書院時，告知此本爲商邱宋氏故物，訪求不獲；道光二十七年楊以增任陝西巡撫時，始以朱提五百得之。書中有古虞毛氏奏叔圖書記、御史振宜之印、御史之印、季振宜印、滄葦、季振宜讀書、揚州季氏、齊庵、馬思、乾學、徐健庵各印。

十、宋本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四十册四函

該書密行細字，書體秀媚，字近瘦金體，紙潤墨香，秀雅古勁，展卷便有驚人之處，應爲南宋初葉建本風格，與嘉定本漢書洵稱雙拱璧。目錄後木記有「本家今將前後漢書精加校證並寫作大字鋟板刊行的無差錯收書英傑伏望炳察錢塘王叔邊謹咨」牌記，隔三行有「武夷吳驥仲逸校正」一行。王叔邊蓋浙人而開書肆於建陽，何義門校本中所記隆興二祀麻沙劉仲立本，亦有吳驥題款，即可爲證。該書匡高一八・二公分，廣一三・一公分，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二十四字不等，注文雙行，行約二十八字，細黑口，左右雙邊，宋諱愼、敦字不缺筆。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題「後漢書注九十卷，唐李賢撰，志注補三十卷，梁劉昭撰，宋王叔邊刻本（卷四十下配另一宋刻本），四十册」。（註50）

楊以增獲得嘉定本漢書之後，便亟於想得後漢書以便成雙成對，直到咸豐元年才獲得該書。書中有趙宋本、華亭朱氏珍藏、汲古閣印、汲古閣世寶、汲古閣毛姓祕翫、毛晉秘篋、子晉、毛風苞印、子晉氏、毛扆之印、斧季、毛斧季收藏印、中吳毛斧季圖書記、毛氏藏書、子孫永寶、子孫世昌、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琴溪季振宜印、蒼葦、季滄葦氏圖書記、御史振宜之印、揚州季氏、滄葦、振宜之印、季振宜讀書、御史之章、乾學、徐健庵、毘陵周氏、九松迂叟藏書記、周良金印、周氏藏書之印、周誥之印、伯雅私印各印。

十一、宋本三國志六十五卷三十二册四函

此本爲宋槧本，用以考校其他之三國志，少有舛誤。雕鐫精湛，褚墨古雅，字體方勁，鋒稜峭厲。該書匡高一九・五公分，廣一二・五公分，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注文雙行，行二十三字，細黑口，四周雙邊，宋諱缺筆至廓字，審其字體刀法，應是南宋中葉建本。存六十二卷，餘卷前人據別本精抄配全。張元濟爲中華學藝社赴日本訪書時，獲見日本帝室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書寮舊藏宋本，經影印帶回、檢閱宋諱避至廓、郭等字，知其爲宋寧宗時刊本，又與楊紹和跋勘對，所舉殿本考證疑字，一一脗合，與此正是同一版（註51）；然百衲本之三國志乃據帝室圖書寮藏本影印，彼本缺魏志三卷，而此本正可補其缺。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題「三國志注六十五卷，劉宋裴松之撰，宋刻本（卷二、四十至四十一配清影宋抄本），三十二册」。（註52）

道光二十九年楊以增督袁江時，以重金購得，配予舊藏宋槧史記、兩漢書，共成四史。書中卷首有廬山陽陳徵印。

陸、藏書浩劫

海源閣藏書經歷四代，楊以增及楊紹和不但蒐集珍善本書籍，奠定藏書之基礎，其二人還精於版本目錄學；楊保彝繼續蒐藏，並重視海源閣藏書的整理及管理。然而時值清末，政局動蕩不安，盜匪四處竄起，民國初年，主魯政者保護無力，楊敬夫亦處於守業艱難之時，大批珍貴文物從其手中散出，海源閣美輪美奐之館舍、豐富之藏書終究不復存。

一、捻亂

咸豐十一年捻軍從安徽揮軍北上，二月進至肥城西部，前鋒直抵華跗莊陶南山館，楊氏部分藏書遂燬於兵燹。及捻軍退之後，清軍也大肆掠奪書籍，所幸清軍將領任柱追至，嚴令禁止掠奪。事後楊紹和檢點收拾舊藏，雖幸十存五六，但宋元舊槧被焚者獨多、經部尤甚，四經四史之齋已不易恢復舊觀。

若從海源閣書目以及宋元書目來看，經捻匪騷擾後留下之藏書仍然十分豐富，楊紹和對於劫後殘册，以新本配補俾成完帙，或者另取別刻以復舊觀，並繼續網羅秘本，因此在數量或質量方面仍遠超過皕宋樓及鐵琴銅劍樓之藏書。

二、第一次匪劫

民國初年張宗昌督山東，曾有將海源閣藏書收歸公有之說，袁世凱長子袁克定也看中海源閣藏書，因此民國十七年楊敬夫在其岳父勞之常勸說之下，以汽車將善本書運送至天津。

民國十八年七月十日，山東巨匪王金發攻陷聊城，將其司令部設於楊氏宅內，王金發的參謀樊天民、楊道南均爲前清生員，熟知目錄版本學，因此將海源閣的宋元秘笈、金石書畫擇其優者而掠去。

同年十一月，山東省圖書館館長王獻唐前往調查藏書損失，結果只見「其書籍零落，積塵逾寸。宋本史記，殘餘一册，宋本咸淳臨安志，殘餘二册，均散置地上，與亂紙箱相雜。字畫碑帖，僅餘軸木夾板，中心多被撕去。藏硯數十方，只存硯盒。所有硯石，均無一倖免。楊致堂畫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軸，撕裂如麻，投置几下。黃蕘圃手校宋本蔡中郎集，爲海源閣原本，第四册後頁，亦以拭抹鴉片烟籤，塗污滿紙。以鎮庫之珍籍，損壞如此，可爲痛心！其家人幷謂匪徒每以閣上書籍炊火，舊書不易燃燒，憤言誰謂宋版書可貴，此均以毛頭紙印之，並不爇火也」。（註53）

所幸這次的損失皆爲海源閣舊藏，檢視閣上書籍，雖還有宋元本，不過以楹書隅錄之標準評量，均爲下乘。其後面三室未被波及，而比較珍貴者已於匪亂之前，多已被楊敬夫送至天津。

三、第二次匪劫

民國十九年，巨匪王冠軍再次攻陷聊城，海源閣又被王冠軍部千金子佔據。王冠軍入城之後，與聊城縣長王克昌共謀，商量劫取海源閣精本藏書，由王克昌負責鑒定，將宋元精本裝入大木箱，兩人分之。不過王冠軍尚不滿足，從天津請一位書籍古玩行家綽號爲「九爺」者，將海源閣善本書籍及一切有價值的碑帖書字畫，一網打盡、運至王冠軍老家河北保定窩藏。王冠軍後因病故，其妻妾出售存書，當地奎文堂書肆獲得最多。

這次的匪劫使海源閣損失慘重，山東省教育廳再派王獻唐前去調查；而楊敬夫因居天津久未旋里，也派遣管事鄧華亭復查，如：宋元版書籍完全損失，古墨一塊未剩，康熙道光時制紹興酒二十四罈，俱被飲空等等。

歷經這次匪劫，當時由擊潰匪軍之旅參謀長謝用霖，派兵將海源閣散亂之書籍運入室內，加封保存。楊敬夫遂於同年十二月將這批遺書裝入五十餘箱，運至濟南緯一路東興里其太夫人處保藏，民國三十一年再將藏書運送至北平親戚保存。抗戰時，勞之常利誘楊敬夫，期望將這些藏書販賣給日本人，以換取僞鈔做爲山東省長的資本，後未果。這次的匪劫，使得海源閣片紙無存，王獻唐謂此匪禍其影響於藏書之逸散者，已足令人痛心！

四、楊氏售書

雖經過幾次的匪劫，但是海源閣鎮閣之寶並未散失，因爲四經四史早已被運至天津，只是楊敬夫售書之傳聞卻不斷。民國二十年楊敬夫因生計問題、需自謀資金，終於將天津藏書中包含四經四史的九十二種精本，在北平琉璃廠藻玉堂經理王子霖介紹之下，由潘復、常朗齋、王紹賢及當時天津市長張廷諤等人組「存海學社」，集資八萬元購得並存於天津鹽業銀行。民三十三年楊敬夫又在天津販售第二次匪劫後之遺書，由辛鑄久、苗蘭亭及張蕭齋等人集資三百萬元，將這些書籍購回濟南道德總會，抗戰勝利後，這些書籍捐贈給山東省立圖書館。

此外，楊敬夫因貿易失敗，還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經透過北平琉璃廠之王某，將二十三種宋槧圖書，以八萬五千三百元間接賣給日本人，又曾經零零星星的將圖書販售他人，總之，民國十六年至三十八年間，楊敬夫所散出之書，未有間斷過。

隨著兵燹以及典籍販售，作爲北方藏書重鎮的海源閣幾乎散盡所有珍貴的圖書文物，宏偉的建築遂爲遍地瓦礫、滿目悽涼，損失無法估計，後人有詩爲憑：「累世搜儲祖逮孫，海源恨不在桃源。楊江王目參差甚，兵火之餘百一存」。（註54）

柒、善後處理

楊紹和過世之後，楊保彝因恐身後族人爭產波及藏書，因此援吳縣潘氏攀古樓成例，於宣統元年九月二十八日開例金石書目等項，呈請歸入祖祠，子孫世世保有，外人不得干預，二年四月遞由東昌府轉詳山東提學使羅正鈞咨部存案，同時聊城縣亦以此意出示保護，其書目等亦由呈轉機關，分別蓋印發還楊氏，同年山東巡撫孫寶琦專摺奏請保護海源閣藏書。

晚清四大藏書之皕宋樓藏書，於清光緒三十三年賣給日本岩崎氏之靜嘉文庫，造成國內莫大之愕惜，丁氏之八千卷樓也汲汲不保售予江南圖書館。因此當海源閣歷經匪劫兵燹之後，國內專家學者深表憤慨之餘，亦紛紛奔走搶救海源閣。天津大公報：「中國文化之代表物，惟有求諸書籍，而書籍之溯源，只能止於宋代。然在今日，宋版書又有幾何哉？夫除私家零星保存者，皕宋樓早已盡歸外人。曠觀全國何處尚有大規模藏書者，其最後之寶藏，惟聊城海源閣而已。可敬哉楊氏，三代珍護，爲中國文化留一線命脈。可誅哉匪軍，竟於現代光天化日之下，忍心對於此最後所存之一點國寶，加以踐踏」。（註55）傅增湘亦指出：「綜而論之，楊氏之書，聚積萬千，保藏三世，今乃一朝散失，海內聞之，罔不嘆惋。若欲網羅尋訪，使復舊觀，誠非易事。然依余所見，則殘佚之餘，猶存少半，且經史八帙，端勤視爲鎮庫之寶，學人仰爲稀世之珍者，幸而尚存，則精華固依然如故也....若能廣集群力，包舉無遺，闢館別儲，供人考察，是海源閣雖亡而復存」（註56），此外如王獻唐、劉階平等人在報章雜誌撰文呼籲重視其藏書。

民國十九年山東省立圖書館擬定「楊氏海源閣書籍協議大綱草案」，列出三項方案以供楊氏擇取其一，再呈請山東省教育廳核定，俾憑保存文獻：（甲）楊氏委託圖書館代爲保藏辦法；（乙）半捐半賣辦法；（丙）平價收買辦法。王獻唐更向楊敬夫建言：「古人著書，爲其欲人讀耳！後世藏書，亦爲其欲人讀耳！著而不讀，則與著書之意背；藏而不讀，則與藏書之意背。然使個人自讀，不如使多數人共讀之」，後因戰事未獲楊氏之正式表態，圖書館僅收到自天津楊敬夫送來之覆函：「頃奉大札，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悉種種。屢蒙關垂，早銘心版。至協議草案，容另函詳答，特先奉聞」。（註57）

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國立北平圖書館報請教育部部長朱家驊批准，由國民政府撥款將置於天津鹽業銀行之海源閣藏書歸爲國有。後經行政院長宋子文手諭，將這批書籍以國幣一千五百萬元交由國立北平圖書館：「海源閣藏書，可作價國幣一千五百萬，由北平圖書館收買，以存古籍。其原購存該批書籍士紳，熱心可嘉，應於北平圖書館內，另闢存海學社，以資紀念」。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天津辦理交接手續，並於二月一日派兵護送至北平，二月五日查驗無誤，共計宋、元珍本九十二種，一千二百零七册。（註58）

民國三十六年初中共人民解放軍佔據聊城，八路軍某部政治機關在解放軍入城前發佈三項命令，其中第二項即爲「保護中國三大書庫之一的海源閣圖書館」。（註59）民國四十五年十二月，海源閣遺址被列爲山東省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民國四十六年六月二十日，楊敬夫向山東省文化部門捐獻有關海源閣重要歷史文物三十七種，八十五件，其中包括不少的稀世珍品。民國八十一年十月聊城市政府籌資，在海源閣舊址重新修復，單檐歇山，上下兩層，並設左右配房，閣內藏有大批珍貴圖書文物，而聊城及其周邊地區的部分原海源閣藏書，也被重新聚集蒐藏。

而山東省圖書館館藏海源閣遺書，無論在種類或册數都非常繁多，因此在整理上可說是不遺餘力。抗戰勝利後，該館接受寄放在道德總會之遺書，經點收整理後共二千三百餘部、三萬二千一百八十七册，編有山東海源閣書籍目錄、海源閣善本書目；民國七十七年該館重新整理這些館藏，編有山東省圖書館館藏海源閣書目以供參閱，民國八十七年完成修訂工作，整個海源閣舊藏共二千一百九十八種、二千三百二十四部，共三萬二千四百一十册（註60），此外將其所珍藏的海源閣藏書，另闢專室庋藏以供大衆閱讀。總之，整個海源閣藏書，目前尚可見於國立北平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山東大學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及美國國會圖書館等處，至於散見於個人所蒐藏或不知去向者，尚不知有多少。

捌、後記

中國的藏書文化歷史非常悠久，但是觀及歷代藏書，每經戰爭兵燹、水火之亂，無論官藏或私藏均無幸免。私人藏書往往因得書不易，或因讀書爲加官進爵之路，私人藏書也成爲壟斷知識、阻止文化的發展，成爲私人使用的自私主張，更不輕易供他人借閱，使得海內學者罕見其中奧妙，楊氏海源閣亦不例外。根據楊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舊例，其家中僕役，向不准其登樓，每有服役數十年，不得一瞻仰閣上書籍，作如何形狀，當時也只有柯邵忞曾登閣一觀、江標則在光緒十年年冬隨著汪郎亭觀書於閣中而已。楊敬夫後居天津久未旋里，海源閣長日封鎖，仍沿不向登樓之例，無人敢一除積塵。老殘遊記有首詩描寫的很入微：「滄葦遵王士禮居，藝芸書舍四家書，一齊歸入東昌府，深鎖琅嬛飽蠹魚」。

中國歷代私人藏書家數以百位，然又有幾家藏書能傳數百年而不散？大都一出一入，此散彼收，「然世事滄桑，變幻莫測，天然循環，聚散無常。鑒往察來，日後之劫毀散佚，自屬難免。設不幸使僅有祕笈絕跡人間；則戕賊之指摘，不容辭矣」（註61），莫怪乎晚清的知識份子倡導藏書公用、建立公共圖書館的觀念，因唯有藏書於公家，書籍方能刊佈流傳、嘉惠士林，文化才得以保存並發揚光大，否則藏書流失，徒令後人有白雲蒼狗、變幻無常之歎惜外，後世子孫亦不免愧對其列祖列宗，吾人實當引以爲鑑！

附表　宋代帝系表（註62）

北宋帝系表	南宋帝系表
宋太祖　趙匡胤（960-976）	宋高宗　趙　構（1127-1162）
宋太宗　趙　炅（977-997）	宋孝宗　趙　昚（1162-1189）
宋眞宗　趙　恒（998-1022）	宋光宗　趙　惇（1189-1194）
宋仁宗　趙　禎（1023-1063）	宋寧宗　趙　擴（1194-1224）
宋英宗　趙　曙（1064-1067）	宋理宗　趙　昀（1224-1264）
宋神宗　趙　頊（1068-1085）	宋度宗　趙　禥（1264-1274）
宋哲宗　趙　煦（1086-1100）	宋恭宗　趙　顯（1274-1276）
宋徽宗　趙　佶（1101-1125）	宋端宗　趙　昰（1276-1278）
宋欽宗　趙　桓（1126-1127）	衛　王　帝　昺（1278-1279）

註釋：

註1：（清）梅曾亮，柏梘生房文集（臺北市：華文書局，民國57），頁6。

註2：（清）楊紹和，楹書隅錄（臺北市：廣文書局，民國78年），頁5。

註3：〈清〉陸以湉，冷廬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2-3。

註4：同註2，頁47-48。

註5：袁同禮，「清代私家藏書概略」，圖書館學季刊第1卷第1期（民國15年1月），頁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註 6：王獻唐，聊城楊氏海源閣藏書之過去現在（臺北市：中央圖書館複印，民國 72 年），頁 1-2。

註 7：小橫香室主人編，清朝野史大觀（臺北市：中華書局，民國 48 年），第 4 輯・頁 186。

註 8：嚴靈峰編輯，書目類編，（臺北市：成文出版社，民國 67 年），第 96 種，古今典籍聚散考，陳登原著，頁 341。

註 9：蘇州府志卷八十三・人物十：「丕烈既卒，藏書歸長洲汪士鐘」，見（清）李銘皖等，蘇州府志（臺北市：成文出版社，民國 59 年），頁 2013。

註 10：潘祖蔭輯，滂喜齋叢書（臺北市：藝文印書館，民國 57 年），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汪士鐘撰，頁 1。

註 11：嚴靈峰編輯，書目類編，（臺北市：成文出版社，民國 67 年），第 31 種，海源閣藏書目，（清）楊紹和撰，頁 1。

註 12：根據陳乃乾「室名別號索引」，樂善堂乃弘曆室名，允祥室名爲安樂堂，弘曉室名爲明善堂。怡府藏書亦只有安樂堂藏書記及明善堂覽書畫印記印章，陸氏跋文或爲誤記，見：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鄭州市：大象出版社，2001），頁 421。此外，葉昌熾案：怡府藏書之印，曰怡府世寶，曰安樂堂藏書記，曰明善堂覽書畫印記，見：葉昌熾，藏書紀事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 334。楹書隅錄則有明善堂之字句記述，如卷三宋本證類本草：「....今春明善堂書散出，予得明刊宋元人集及各子集善本百餘種....明善堂書畫印、明善堂藏書」。王獻唐雖表示海源閣藏書來源之一爲樂善堂舊藏，但從其所觀，僅有「安樂堂」、「明善堂」等印，見王獻唐，聊城楊氏海源閣藏書之過去現在（臺北市：中央圖書館複印，民國 72 年?）。不知是否受到陸文之影響，後人多以海源閣藏書部分來自樂善堂者，因此本文亦暫從樂善堂。

註 13：（清）陸心源，儀顧堂續跋（臺北市：廣文書局，1968），頁 38。

註 14：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頁 51。

註 15：同註 2，頁 387。

註 16：同註 6，頁 4。

註 17：永瑆，清高宗第十一子，善書法，有詒晉齋藏書，藏書紀事詩載其書目題詩有「錦軸牙籤富自誇，深居也說積書家」之詩句，可想而知其藏書之豐富。查爲仁，清康熙乾隆年間人士（1693-1749），居天津水西莊，貯書萬卷，藏書室名爲澹宜書屋。

註 18：冀淑英，冀淑英文集（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頁 341。

註 19：同註 6，頁 4。

註 20：「海源閣藏書記略」（微捲），大公報・天津版（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照相复制服務部，1976），民國 20 年 5 月 24 日，第 3 版。

註 21：同註 11。

註 22：「海源閣藏書共四百六十九種」（微捲），大公報・天津版（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照相复制服務部，1976），民國 20 年 4 月 12 日，第 5 版。

註 23：葉昌熾，藏書紀事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 6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註 24：同註 2，頁 49。
註 25：同註 2，頁 67。
註 26：續修四庫全書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愛日精廬藏書志，（清）張金吾撰，頁 263。
註 27：北平圖書館編，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臺北縣板橋市：藝文印書館，民國 65 年），卷一・頁 11。
註 28：同前註。
註 29：唐奉議疑即唐仲友，唐仲友以校刻荀子等書遭朱熹彈劾得名。可參見李致忠，宋版書敘錄（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 104-105。
註 30：同註 27，卷一・頁 14。
註 31：同註 18，頁 410。
註 32：同註 27，卷一・頁 15。
註 33：楹書隅錄・卷一：「先公畢生邃於經學，服膺北海....讀經不由鄭學，猶欲入室而不由户也」，見（清）楊紹和，楹書隅錄（臺北市：廣文書局，民國 78 年），頁 67-68。
註 34：海源閣藏書中，將明刻本誤認爲宋本的還有春秋經傳集解、東萊左氏傳議、脈經等，見崔國光，「海源閣藏書精品述略」，煙臺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9 卷第 1 期（2002 年 3 月），頁 102。
註 35：（宋）黃震，黃氏日抄（臺北市：大化書局，民國 73 年），頁 918。
註 36：同前註。
註 37：同註 27，卷一・頁 16。
註 38：同註 26，頁 309。
註 39：（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45 年），頁 297。
註 40：錢大昕竹汀先生日記鈔有「黃蕘圃過談，言史記有宋乾道蔡夢弼本及耿本」，又元中統史記刻本注「黃蕘圃有南宋蔡夢弼本，亦與中統本同」，似乎黃丕烈確有該書，錢大昕亦目睹過，見（清）錢大昕，竹汀日記鈔（臺北市：廣文書局，民國 60 年），頁 8、頁 10。不過黃丕烈的藏書目錄未提及該書，或許眞的只是談到蔡夢弼本，而並非擁有該本，而錢大昕於別處見及該書罷，是以楊紹和云當由竹翁誤記。
註 41：竹汀先生日記鈔、愛日精廬藏書志皆云「月」當是「年」字。
註 42：同註 27，卷二・頁 3。
註 43：同註 39。
註 44：錢大昕：「予見宋板經籍，遇軒轅二字輒缺筆，初未詳其說，後讀李氏通鑑長編....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降於延恩殿，自言吾人皇九人中一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壬申，詔聖祖名上曰元，下曰朗，不得斥犯....七年六月己卯，詔內外文字，不得斥用黃帝名號故事，其經典舊文不可避者，闕之，乃悟軒轅二字闕筆之由。宋史眞宗紀，亦載禁斥黃帝名號事，而其文不詳」，見（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45 年），頁 157。
註 45：同註 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註 46：北京圖書館編，中國版刻圖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三刷），目錄・頁 35-36。
註 47：同註 2，頁 185-186。
註 48：（清）顧廣圻撰，（清）黃丕烈注，百宋一廛賦注（臺北市：廣文書局），頁 10。
註 49：同註 27，卷二・頁 6。
註 50：同註 27，卷二・頁 7。
註 51：張元濟，涉園序跋集錄（臺北市：成文出版社，民國 67 年），頁 49。
註 52：同註 27，卷二・頁 8。
註 53：同註 6，頁 13。
註 54：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 5。
註 55：「爲海源閣藏書之最後呼籲」（微捲），大公報・天津版（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照相复制服務部，1976），民國 20 年 5 月 25 日，第 2 版。
註 56：同註 20。
註 57：王獻唐，「海源閣藏書之損失與善後處置」，山東省立圖書季刊第 1 集第 1 期（民國 20 年 3 月），頁 1-18。
註 58：「本館收購海源閣遺書始末記」，圖書季刊新第 7 卷第 1、2 期（民國 35 年 6 月），頁 98-102。
註 59：「我軍解放聊城鉅野嘉祥」（微捲），人民日報・邯鄲武安（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ARL），民國 36 年 1 月 5 日，第 1 版。
註 60：山東省圖書館編，山東省圖書館館藏海源閣書目（濟南市：齊魯書社，1999），前言・頁 2-3。
註 61：劉階平，「楊氏海源閣藏書概略與劫後之保存」，東方雜誌第 28 卷第 10 號（民國 20 年 5 月），頁 80。
註 62：宋代刻書多有諱字，官刻本避諱尤嚴，坊刻本較爲忽略。刻書凡遇以下各皇帝之名諸字，皆需缺末筆，以避皇帝名諱。又，如爲同音字，謂之嫌名，亦得缺筆避諱。此外，宋太祖的高祖父名朓，曾祖父名珽，祖父名敬，父名弘殷，這些字及嫌名均得避諱；而玄朗爲趙氏始祖，軒轅爲黃帝名號，都必須比照辦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